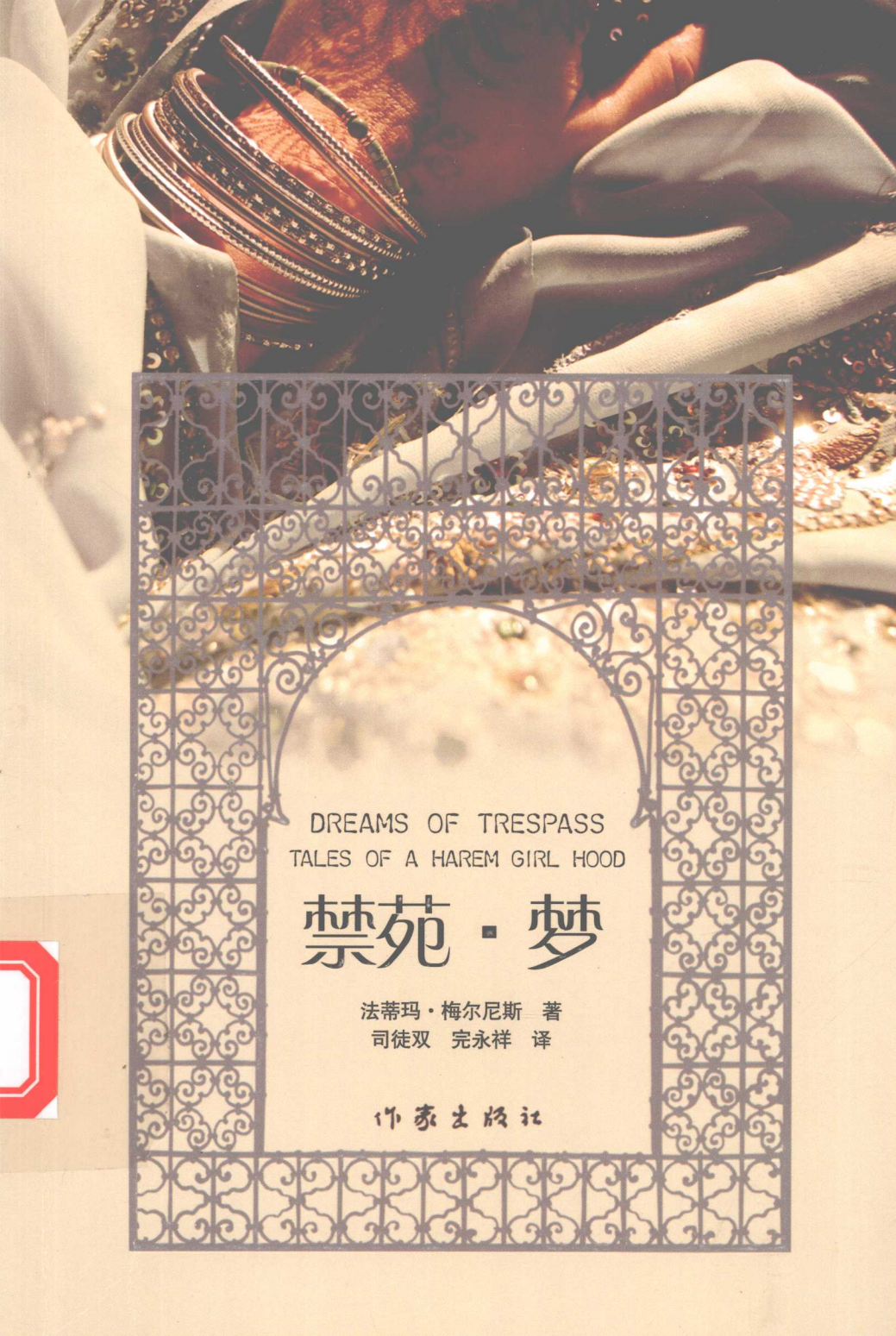




DREAMS OF TRESPASS
TALES OF A HAREM GIRL HOOD

禁苑 · 梦

法蒂玛·梅尔尼斯 著
司徒双 完永祥 译

作家出版社

DREAMS OF TRESPASS
TALES OF A HAREM GIRL HOOD

禁苑 · 梦

法蒂玛·梅尔尼斯 著 司徒双 完永祥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 图字: 01-2007-568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禁苑·梦/(摩洛哥) 梅尔尼斯著; 司徒双, 完永祥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063-4205-6

I. 禁… II. ①梅…②司…③完… III. 长篇小说-摩洛哥
-现代 IV. I4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8336 号

DREAMS OF TRESPASS: TALES OF A HAREM GIRLHOOD by
FATIMA MERNISSI

Copyright: © 1994 BY FATIMA MERNISSI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ITE KROLL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禁苑·梦

作者: 法蒂玛·梅尔尼斯

译者: 司徒双 完永祥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2×210

字数: 170 千

印张: 9

印数: 001-12000

版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4205-6

定价: 23.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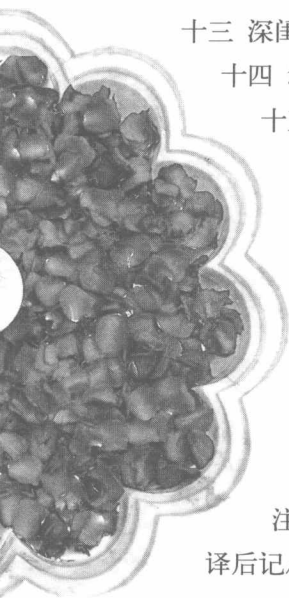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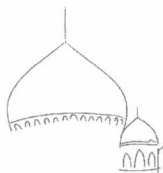
目录

引言	001
一 深闺的界线	009
二 一千零一夜	021
三 法国人的“禁苑”	029
四 雅斯敏娜的对手	038
五 莎玛和哈里发	047
六 达慕的马	058
七 无形的深闺禁苑	067
八 下河洗厨具	077
九 月光下的欢声笑语	085
十 男人们的客厅	094
十一 从院子里看战争	105
十二 公主歌手阿斯玛罕	115





十三 深闺眷属上电影院	127
十四 埃及女权主义者造访平台	139
十五 布杜尔公主的命运	150
十六 禁止攀登的屋顶平台	158
十七 背井离乡的珉娜	173
十八 美国香烟	192
十九 令人神魂颠倒的女人	206
二十 看不见的翅膀	220
二十一 细嫩的皮肤	238
二十二 女澡堂里出了个男人!	251
注释	264
译后记/司徒双	275



引 言

为什么在我的童年记忆里中国是一块令人着迷的土地？当中国前驻摩洛哥大使的夫人、《禁苑·梦》一书的译者司徒双女士要我为本书的中文版写一篇引言时，我意识到早在孩提时代，她的国家对我来讲已是魅力的同义语。为什么与我同龄的摩洛哥孩子会将中国等同于魅力和迷恋？带着这样的困惑我让卡马勒，一位与我同年、也像我一样出生在非斯的同事，为我作出解答。他认为破解这一难题的密码，就在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受《一千零一夜》启发的故事中，在那里面中国是两种神奇物品的来源：奢华的商品和精美绝伦的彩绘鸟。在花了几下午仔细琢磨卡马勒的话之后，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促使我童年产生梦想的，正是祖母及姑妈姨母们讲述的故事，以及工匠们在器皿上、尤其是中国陶瓷上嵌入的神奇的鸟儿。而我在《禁苑·梦》一书中想要抓住的正是这样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童年。

在我的摩洛哥庭院里中国不停地出现，有时在日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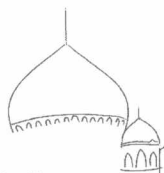


之后祖母和姑妈姨母们讲述的由《一千零一夜》引发的广为流传的神怪故事里，或是她们试图在自己的刺绣中模仿的精致的鸟儿中，后者一般画在珍贵的进口瓷器上。

卡马勒言之有理：“上世纪四十年代我们的童年时光，没有电视能与我们的祖母们那一代的故事讲述者抗衡，在她们描述的故事细节里，中国总是作为冒险的旅行家和成功的商贾赢得胜利的目的地出现。”我猜在电视出现之前，各地的祖母和姑妈姨母们都是娱乐见闻的主要传播者。《一千零一夜》的英译者、伊拉克的哈桑·哈达维完美地诠释了我的感受，他回忆说：“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在巴格达惯常听到《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那是冬季漫长的夜晚，当有一位或另一位女士来看望我的祖母时……我们大家都围在火炉四周，余烬在油灯黯淡的光影中燃烧……我耐心地等待着……”^①住在离我的摩洛哥非斯城至少五千公里以外的哈桑·哈达维说：“我那时最喜欢浪漫和神话故事，因为它们把我带到一个充满魔力的地方……”^②而在故事里提到的那些神奇的国度中，经常出现中国的名字。事实上《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就始于中国，因为那位遇到不少麻烦的书中的主角，国王沙赫里亚尔，正是住在中国。

中国的魅力，首先在于它和《一千零一夜》的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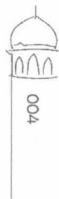
《一千零一夜》是这样开始的：“在只有真主才知道



的远古时代，在过去许许多多世纪以前的记叙中描述道，（波斯的）萨珊王朝有一位非凡的国王，他住在印度和中国的岛屿上，拥有强大的军队和办事人员。他有两个儿子，全是杰出的骑士。长子名沙赫里亚尔，次子叫沙赫泽曼。”^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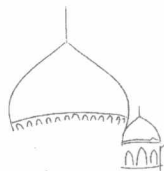
一切都始于书中主人公的遭遇：沙赫里亚尔国王发现妻子背叛了他。盛怒之下他开始每天娶一个年轻女子并在次晨将她杀掉，用这种方式报复他视为仇敌的所有女性。这样的杀戮一直持续到他娶山鲁佐德为妻，她每晚给他讲述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为了听完故事他只好让她活下来。在听完了一千零一个故事之后，国王发现自己已狂热地爱上了山鲁佐德。杀戮终止了！他们有了许多孩子而我们继承了这些故事，它们今天已在因特网上成为畅销读物：登陆Google搜索《一千零一夜》，它竟会给你二百廿六万个有关网站！但我们现在要破解的新谜是，为什么中国在九至十世纪巴格达的阿拉伯故事讲述者的想象力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我想缘由就是东西方贸易交往的重要性，正如意大利小说家翁贝托·艾柯^④强调指出的：“每一个虚拟的世界都以一个现实世界为依托，前者将后者作为其背景。”^⑤如果许多故事，例如“水手辛伯达”^⑥里描述向东往中国方向航行，这是因为它反映了由阿拔斯的哈里发们在公元762年（回历145年）建造的巴格达城的世界大都会



的现实，它当时与整个地球都有生意往来。九世纪的一位地理学家雅库比（Yacoubi，卒于公元898年，回历284年）写道：“巴格达汇集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都没有的东西……在它的两侧流淌着两条大河，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因此货物和食品可以通过最便当的方式经陆路或水路运达，为此从东方到西方、从穆斯林到非穆斯林国度来的商品应有尽有。这里有来自印度、信德、中国，还有突厥人的、代义赖姆的^⑦、哈扎尔人的^⑧、埃塞俄比亚人的以及其他遥远地域的产品，它们在巴格达的丰富程度远比在本地强。”^⑨对于一个穆斯林旅行者来说，冒险远航中国是值得的，正如一位九世纪的作家贾希兹解释的，冒险的阿拉伯商人们往巴格达进口了大量的利润丰厚的奢侈品：“从中国来的商品有芳香植物，丝绸，瓷器，纸张，墨水，孔雀，驮马，鞍具，毛毡，桂皮，还有纯粹的大黄。”^⑩

只有从经济背景考察我们才能理解例如“水手辛伯达”这样的故事，他被描写成富豪，而与他同名的巴格达的另一位居民则被描写为穷人，因为他从不敢出远门。正是这些阿拉伯旅行者回到巴格达后，回忆起他们到印度和中国的旅行时，向人们描述的冒险经历，启迪了故事讲述者们，于是创造出《一千零一夜》的虚构英雄之一辛伯达。在许多故事里中国的国王被赋予英雄的角色



色，最通常是当阿拉伯商人卷入复杂的惊险案情时，充当外国人权利的保护者，例如山鲁佐德在第一百零二夜讲述的“驼子的故事”。那个故事说“驼子是中国国王宠爱的丑角，即使一眨眼工夫没有他在身边国王也受不了。所以当那天晚上驼子喝醉了无法出现在国王面前时……国王终于问起了他……”。^⑩当然警方立即开始介入对事件的调查，中国国王于是有时间听取陷入险境的外国人的陈述，以便确保他们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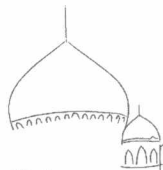
其次我想简要地概括阿拉伯人对中国在美学范畴的迷恋：中国艺术家们的完美卓绝。中国作为艺术家园地的声誉：它的陶瓷鸟给了我姑妈姨母们的刺绣图样以灵感

中国不仅是奢华品的来源，它还有另外一个令人着迷的领域：那就是它的艺术大师们绘在珍贵丝绸和陶瓷上的令人叹为观止的鸟儿，我家最富有的成员们在节日和特殊事件时会予以展示。可以想象，正如我在本书中写到的，困在深闺禁苑里的女人们怎样对它们朝思暮想。为了教会孩子们如何创造美，我们的中学老师塔奇先生强迫我们背诵马斯乌迪书中有关中国艺术家的段落。马斯乌迪是十世纪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公元895年出生于巴格达，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消磨在旅行和撰写引人入胜的现今可称为旅游指南的小册子上，他形容自己比虚构的



辛伯达还更富于冒险精神：“我航行过许多海，有中国的，罗马的，哈扎尔人的，还有红海和阿拉伯海，在旅途中经历过无数惊险……”^⑫他说在探索地球时遇到过数不清的麻烦，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之一，就是中国的艺术家：“在上帝创造的人中，这个帝国的居民在绘画和各种艺术方面心灵手巧。在这个领域里没有其他任何民族可以与之抗衡。”马斯乌迪随后解释为何中国人在艺术方面如此多产，其结论是国王的倡导，这迫使工匠们彼此间拼命地竞争。“当一个中国人亲手制作出一件他认为是绝无仅有的艺术品时，他会把它送到王宫去以期得到天才工艺的奖赏。于是国王下令将这件作品在宫中展出一年。如果在此期间没有人能挑出毛病予以批评，国王便给予奖赏并接纳他为宫廷艺术家。如果发现作品有瑕疵，他就得空手而归。”

马斯乌迪这段文字令孩提时代的我着迷并鼓励我去注意细枝末节，因为在这段描述中，一个驼子注意到了宫中展出的一张画里的鸟儿的毛病，导致中国国王把这位艺术家作为平庸之辈打发回了家：“一天，有人送来一块丝绸，上面画着一只麻雀栖息在谷穗上，鸟儿画得如此完美以至于观者把它当成真的。这件杰作展出了很长时间。有一天，一个驼子发现了不足之处，并开始对画加以抨击。”当国王让他对自己的批评作出解释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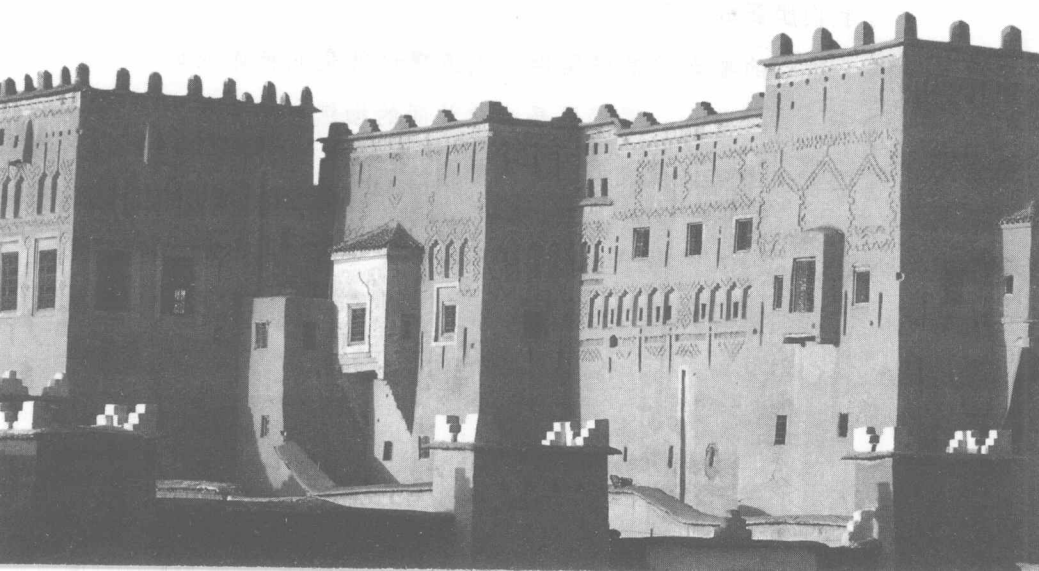
他的回答很简单。“谁都知道，当一只麻雀落在谷穗上时，会将它压弯。这位画师并没有在画中反映出这一点。”这就是那位洞察一切的驼子如何使得那位笨拙的艺术家失去了获得国王奖赏的机会！

几十年后，当我写《禁苑·梦》时，我决定不惜任何代价避免那位粗心的中国画师的命运，他忘记了自己虚构的作品中尽量准确无误地反映现实。

然而我必须承认，为了使本书更吸引人，我对自己的真实童年作了一项重大改动：在《禁苑·梦》中我的母亲非常可爱！在现实生活里，我妈妈经常辱骂我，用不停地数落我打发她的时光。就如同某些你们在上海或任何其他地方生活的母亲们一样。在书中我决定抹去她粗暴的一面。我想我篡改事实，忘却暴力，只把重点放在母亲的养育层面上的决定，是一切魅力的源泉：它突出了我们脆弱的一面。

本书的要点就是脆弱性。我猜想这就是它被译成近卅种文字的缘由：脆弱性是我们共同的枷锁。但愿这种普遍的束缚会促使我们所有人去创建一个比眼下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更为安全的全球化的世界。

2007年11月



一，深闺的界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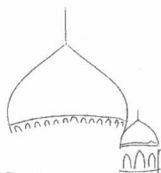
父亲说我们与基督徒之间的问题，正如男人和女人间的问题一样，始于“界线”或神圣边界得不到尊重之时……教育就是学会识别界线。做一个穆斯林就意味着尊重界线。而对一个孩子来讲，尊重界线就是服从……从那以后寻找界线就成为我终生的牵挂。



我于1940年出生在非斯的一个深闺禁苑^①里。非斯是建于公元九世纪的摩洛哥城市，位于圣城麦加^②以西五千公里，在马德里以南一千公里，后者是残暴的基督徒首府之一。父亲说我们与基督徒之间的问题，正如男人和女人间的问题一样，始于“界线”^③或神圣边界得不到尊重之时。我生在大动荡的年代，基督徒和女人们都时常对这些界线提出异议并不断加以违犯。在我们家门口，就可以看到深闺女眷们攻击门卫艾哈迈德，不停地跟他干仗。同时来自北部的外国军队也不断涌入整个城市。事实上有些外国士兵已经驻扎在我们那条街的拐角处，这条街正是我们的老城“麦迪那”^④和入侵者为自己兴建的“新城”的分界。

父亲说，当真主^⑤创建大地时，把男人和女人分开，并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安置了一个大海，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只有当每一个组合都尊重界线时，才会有秩序与和谐。任何越轨行为必然导致混乱和不幸。但妇女们只想着如何跨过界线。她们对大门外的世界魂萦梦绕，整日里幻想着在陌生的街道上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与此同时，基督徒们继续越过大海，带来灾难与死亡。

所有的麻烦和寒风都来自北面，而我们却朝向东方祈祷。麦加很遥远。但如果你懂得如何全神贯注，你的祷告就有可能抵达那里。我就要在适当的时候学会这一专心致志的本领。马德里的士兵已在非斯北面安营扎寨，连阿里伯父和父亲这样在家中号令一切且属城里显贵的人物，都不得不向马德里申请许



可，才可以去参加在三百公里外丹吉尔^⑥附近举行的穆莱^⑦-阿布杜·萨拉姆^⑧宗教节。可是驻扎在我们家门口的士兵是法国人，属于另一个部族。他们像西班牙人一样也是基督徒，但讲另一种不同的语言。他们居住的国家在更北边，巴黎是他们的首都。萨米尔堂兄说，巴黎距离我们可能有两千公里，比马德里要远一倍。还说那里的居民也凶残一倍。基督徒跟穆斯林一样，彼此间也老是不停地打来打去。西班牙人和法国人越过我们的边界，在我们的国土上相互拼杀。之后，由于他们谁都无法消灭对手，便决定将摩洛哥分为两半。他们派兵驻守在阿尔巴沃附近，宣布从此往后，上北部去需有一个通行证，因为你要进入西班牙的摩洛哥；如果你要去南方，就得获取另一种通行证，因为你将跨过界线进入到法国的摩洛哥。如果你不按他们说的办，你就只好被困在阿尔巴沃，那个被人专断地划定的地点。他们还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巨大的门，说那就是边界。可是父亲说，千百年来摩洛哥就是统一的，即使在一千四百年前伊斯兰到来之前，也从未被分割开过。没有人听说过有一条把国土一分为二的疆界。

边界是交战者头脑中一条看不见的线。有时伴随伯父及父亲旅行的堂兄萨米尔说，创建一条边界线需要的只是一些士兵，以便强迫他人相信有这么一条线，而实地景物本身没有任何变化。边界只存在于掌权者的心目中。我无法亲自到那里去实地验证，因为伯父和父亲都认定女孩子不能旅行。说旅行很危险，女人没有能力自卫。哈比芭姑妈深爱自己的丈夫，却



被后者毫无理由地突然遗弃并赶走。她认为北面的军队是真主派遣来惩治那些侵犯保护妇女界线的男人的。伤害妇女就是侵犯真主的神圣边界。欺负弱者是犯法的。哈比芭姑妈好多年都以泪洗脸。

古兰经^⑨学堂的校长塔姆夫人说，教育就是学会识别界线，了解那神圣的边界。我三岁就被送到那里和我的十个堂兄堂姐们一道学习。塔姆夫人有一条长长的吓人的皮鞭子。我在界线、基督徒、教育等所有问题上都和她的看法一致。做一个穆斯林就意味着尊重界线。而对一个孩子来讲，尊重界线就是服从。我尽力想取悦于塔姆夫人，但有一次趁她不注意，我偷偷问比我大两岁的堂姐玛丽卡能否指给我看看这些界线目前的具体位置。她回答说唯一能肯定的，就是如果我服从塔姆夫人，一切就会好。界线就是老师不让干的事情。堂姐的这席话令我放了心，于是我开始喜欢学堂了。

从那以后寻找界线就成为我终生的牵挂，每当我无法设定规范我所处的软弱无能境遇的几何线条时，心中就焦虑不安。

我的童年很幸福，因为界线非常清楚。第一条界线是父母客厅的门槛，它将客厅与主院落隔开。早上在母亲醒来之前我不得越过门槛到院子里去，也就是说从六点到八点我只能自己一个人玩，不许出声。如果愿意我可以坐在冰凉的白色大理石门槛上，但我得强忍着这样的愿望：那就是到院子里和比我年长的堂兄堂姐们一道玩耍。妈妈说：“游戏也是一种战争，你还小，不知道如何自卫。”